

我的老师邹承鲁先生

张艳玲

(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布罗德研究所, 马萨诸塞州, 美国)

我从1989年至1995年有幸在邹承鲁先生实验室工作学习了近6年。邹先生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和对年轻人的鼓励和关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感恩邹先生给我提供了进入生命科学领域的机会。1989年, 我从中国原子能研究院核化学专业毕业, 当时正值提倡军转民, 许多核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前景不明, 而生命科学却如日方升。我因读了邹先生在国内科普刊物《自然杂志》上介绍生命科学前景的文章, 骤然对生命科学产生了好奇, 于是便兴匆匆地给邹先生写了封求职信, 表达自己喜欢基础研究并希望学习生命科学的愿望。我当时并不太了解邹先生在国内生物界的地位和声望。没想到这封普通的求职信竟帮我敲开了邹先生实验室的大门, 成就了此后我三十多年与生命科学相关的职业生涯。在邹先生和周筠梅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 我先是进入生物物理研究所工作, 后来又读了邹先生的在职博士研究生。记得刚进实验室时, 自己生物基础和英文基础都比较差, 面对一堆的生物英文期刊即兴奋又担心。我一边做实验一边帮助整理邹先生实验室历年发表的中英文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邹先生精湛的英文写作水平, 一篇简明流畅的英文学术文章, 邹先生通常只需一周即可完稿。作为国家开放实验室的一部分, 邹先生实验室有很多和各院校和医院的合作项目, 也有很多学术交流活动。我刚进实验室时还不是邹先生的研究生, 很多学术会议不敢报名参加, 邹先生知道后鼓励我不要怕, 希望年轻的工作人员也和其他学生一样要积极参加学术交流。

当年邹先生实验室的学术和文化氛围吸引了很多年轻人。邹先生鼓励创新, 给学生很大的自由度。记得当时我用荧光探针ANS检测蛋白变性时的表面疏水性变化和聚合态形成的做法就受到鼓励, 我在后来药物研发工作中也常用相同的原

理研究小分子药物和靶点蛋白的特异性结合。邹先生对学生的学术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很多实验数据需要反复重复, 一定要沉淀很久才能动手写文章。他强调, 实验要讲究可靠而不是快速, 我的第一篇文章沉淀了四年才得以发表。后来才知道邹先生很喜欢白居易的诗句: “试玉要烧三日满, 辨才须待七年期。”这种严格的科研训练让我后来无论是在工业界还是学术界都受益匪浅。我一直很怀念当年邹先生和其他几位老师一起打造出的实验室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 我2009年初离开Merck进入Broad Institute时, 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所以在Broad Institute一干就是十四年。

邹先生对年轻人的关心不仅是学术上的, 他在生活上也给学生很多帮助和方便。记得1995年我要到美国做博士后, 田玉兰老师告诉我, 第一次出国的学生如果有需要, 可以从邹先生那里借1千美元作路费, 这对当年我这样的穷学生真是雪中送炭。来美国一年后我转实验室, 邹先生又帮我写了很好的推荐信。2005年回国时我去探望邹先生, 他因腿部骨折已卧床不起, 他半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 墙上挂着李四光、李林和邹先生三位学部委员的巨幅画像。这时的邹先生却仍惦记着他在国外的学生。听说由于经济原因美国一些IT公司在裁人, 他便详细询问那些转行做计算机工作的学生是不是喜欢他们的工作, 生活是不是还稳定。

一晃邹先生已经离开我们17年了。我们感谢他对生命科学的贡献, 感谢他对科学人才的培养。我更感谢他给我职业选择上的机会和人生道路上的影响, 邹先生千古!

一身学问只求真,
聪明才智报国人。
桃李芬芳满天下,
师恩难忘如海深。